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三目錄 飲定全唐文· ★三百五十三 唐道周 楊慎矜 房翰 對馬衛師徒判 對吏脫情判 青州雲門山功德銘 對徙鄉判 人唐揚州大都督府六合縣冶山祇洹寺碑 日錄 1

王守泰 苗晉卿 齊澣 上肅宗辭攝冢宰表 請禁鞭撻僧道奏 記山頂石浮圖後 皇帝奉迎上皇請編史冊表上代宗辭攝冢宰表 請開伊婁河奏

責龜文	對升高判	王安靈	春秋統例自序	春秋統例序	啖助	毒州刺史郭公神道碑	對不即越寄軍獻二毛判	對文詞雅麗策
							,	

闕 钦定全唐文卷三百五二 道周開元十九年承議即行益都縣令 闎 六代祖後魏使持節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諱輪作牧慈 夫代上役役人間虽蚩茫是非之環溺死生之海者久矣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三 道被東夏遠從祖諱季卿剖符開二太庭與 六淨業與六羣生與三屬介與一大千之徒獨與 唐道周 貞休陽二是邦纂陽 青州雲門山功德銘 唐道周 楊慎矜 丕烈 第二以冥應嗣六 嗟嗟 人野級

天育萬類人含五情行藏殊途語點分緒故有晏安榮利 牒告慎矜謀反搒掠服之詔賜死實應初復官爵 慎矜戸部尚書隆禮子初為汝陽令遷侍御史天寶二年 授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遷戸部侍郎李林甫惡之作飛 測 字 楊慎矜 惟像開二能不開二 初翹動最尊問三嵯峨是紫統朝 對吏脫情判 得丁為吏脫情挂縣門而去斷不應為 涌沈養闕六四

握 遺風掩逢萌之往跡清聲可以激貪鄙美事足以光圖書 隱之喧卑倚劍不樂出都門之慷慨挂讀長解得五倫之 跡尚真開陶潛屈身繁在彭澤安石有志終憶東山厭吏 入朝廷而風趣脫落塵紛遁精白以雲卧丁以情忘電辱 于何不臧反以為罪昔漢皇御守且高疏廣之才今唐堯 大包白由大人是三百五十三 圖宜遂許由之性 對馬騰師徒判 遂死之或謀其功監軍請真于理謀者執云非 卜氏為御馬驚師徒小却監軍糾為無勇卜 楊惧矜

為御因交級而小却轉昔為政雖異羊掛不仁今時敗績 邊候時警聞列將之授師或車放行有僕夫之執御白刃 還同卜國無勇結纓而監復失空非請易其名蓋難霑於 交下望軍麾而且前紅塵四飛聞戰鼓而俄駭甚朽索之 不罪斯馬取斯 金久とスラーラニュニ 士將寡於理馬可罪於亡魂雖聞舊經非辜當失不誄 對徙鄉判 甲徙於他鄉無旌節津吏輒以園土內之彼告 罪

身同梗泛喬木淼在忽辭違於舊居斷蓬孤飛方行邁於 時政任於聽行必有由誠取驗於旌節惟甲素非地著 買遷不倦人且知往奔亡或生政亦嚴禁是以變而惟適 旌節雖且云復關山如何得踰詰其所由方盡于理致之 次迁去去人民三百五十三 國行則無驗動而見疑津途已驗寧遇長沮之問獄户 吏夫何有違竊惟至公之道難加津吏之罰 開行逢士師之鞘且夫為政以簡貴清澆訛職司其居 取懲察雖率土之内莫非王臣而遷人之中或有姦者 楊慎幹 房輸 Ξ

皆盈談法界之虚空演妙門之真實及夫涅槃示滅舍利 昔者迦維誕聖党率降靈雞足嚴門以一音成佛象頭 真文流行域中遍滿天下國城聚落多葺禪官山水園 傳靈金人見於漢官白馬來於西國由是綿花與旨貝葉 翰 金ラとようラニーコニ 以三事教人舒慧日之光無幽不燭灑甘露之法隨器 房翰 開元二十三年朝請郎行六合縣令 開精舍黃金布地則龜甲成文紫玉為階則龍蘇 大唐揚州大都督府六合縣冶山祇洹寺碑

希向者六根俱淨住持者五蘊皆空或有漏之良因得無 僧 帝為晉王之辰白樓方立其後隋室板蕩玉石俱焚唐運 祇洹寺者創自吳朝初為像塔泊乎梁代更立道場以地 想千花之帳懷四極之臺通復替為便成結與一 中與土木重建鐘應霜而復響爐含煙而更芬時有比邱 鶴 at an in the state of the state 之法忍則知佛之教也其大矣哉夫揚州六合縣冶山 祇洹故寺標美號宋國公鎮吳州之日組殿初營隋皇 智口惠抵等望攀澄什德冠卿雲精修六通妙達三昧 門結千龍僧坊若須達所替佛刹如匿王所造香臺家 房翰 7 座飛萬

容聚以百寶靈仙掣曳於梁棟若往若來神鬼與 明十八變之雲圖丹青炳煥大乗法藏飭以七珍廣座真 則棠邑東嶺廣陵西嚴肯淮面江倚山枕壑鐵冶騰光而 戸寫或俯或仰入海功就豈惟舍衞國人動山力成何必 忍辱之草垂曉露以飜光歡喜之花搖春風而散彩其地 影殿陰岑鳳跂雕甍龍盤編柱三百閒之選字顏至 安全唐文 卷三百五十三 赫上燭霞空石梁激溜而洄洞旁亘煙野澗谿豁險巖 那長者能使毒龍作禮優集法進乳鳥來馴每遊禪窟 總連 豊 草羅生 闕 闕 解脫塔關大師經行之地一 껃 昭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三 房翰 然可以導利迷途可以發明覺路者矣復有門人曇影心 法流發四諦之良音辯百非之妙旨遊遨寂境乗紺馬而 亮寺主惠易都師德本道裕元逸惠瑳等揚枹淨域鼓根 内珠融法侣多文掌中印發實道門之龍象為法海之舟 勝蹋識我相非相知色空是空乗慈惠力解煩惱縛其時 上人並勤修淨行高視法朋践無站之清塵談不関 門為之洞開或歎芝焚庭樹為之彫落真儀滅已圖像假 航並結念四禪澄襟八解幽靈已度威德仍傳今上座懷 人八百因立村名世界三千俱傳法號或悲薪盡山 五

凌雲勇氏能詩無因酷似家庭聞禮有恨闕如空調單父 之石旣已琢磨假黃絹之詞方希筆削翰學慙初日才 為雪山童子妙贊神功阿斯仙人能宣佛教於是求翠錦 宇擎法鼓以警俗聲雜雷霆然慈燈以著明光耀日月以 空固難聞見而人膽影像或易依憑過修飭殿臺酒掃 路旁修持行果蹈如來之間域度菩薩之津梁雖佛在虚 天大地大乃聖乃神感生諸佛覺悟黎人三千世界八萬 濟時出入真門駕白牛而拯俗菩提樹下脫落囂塵般若 **弦彌乏河陽之藻醉不獲已敢作銘云** 愧 院

遊錫杖関 恵 次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三 言貫花妙典四禪備習三藏俱行 勒誠 善案邑之甸 由 香泉流砌竹林烟積庵果雲洗狂象來馴毒龍作禮青蓮 冶山之旁宏開佛刹大啟僧坊徘徊廣院窈窕修廊日暖 夜開赤蓮畫故與二 冬屋風清夏堂莊嚴成就相好具足體色開金毫光散 旬咸 智一心向佛五體投地悔過罪銷關福至關寧 地部界四大眷屬仰瞻尊顏護持芳躅與 字閥 坐關處奉真教規模法朋蠢蠢氓與 性 相俱超至真龍宫西松象譯東闡貝葉假 一德持律名僧行超惠遠道冠 房翰 王守泰 굯 石聳開 闕 明 朝 王 明

經 水界並永充供給山門所用又委禪師元法歲歲通轉 五十里上找村趙襄子淀中麥田莊并果園一所及環山 大唐開元十八年金仙長公主為奏聖上賜大唐新舊譯 守泰莫州人 切經上延寶歷永福慈王下引懷生同攀覺樹粵開元廿 林薩東接房南鎮南逼他山西止白帶山口北限大山分 四千餘卷充幽州范陽縣為石經本又奏范陽縣東南 王守泰 イフコー ジニュニ 記山頂石浮圖後

潤 京崇福寺沙門智昇檢校送經臨壇大德沙門秀璋都檢 初召為太子少詹事留司東都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 軍景雲初官監察御史開元中累擢秘書少監出悉豪常 弊字洗心定州義豐人聖 秘初進士以拔幸補州司法参 校禅師沙門元法 齊幹 年庚辰歲朱明、 三州刺史徙汴州充两道採訪使以老放歸田里天寶 請禁鞭撻僧道奏 日前莫州吏部常選王守泰記送經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十三 伏以至道沖虚生人宗仰未免鞭撻孰瞻儀型其道士僧 為風濤所損臣請於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開伊婁 罰如有違越請依法科罪仍書中下考 潤州北界隔江為限每船繞瓜步江沙尾迂迴六十里多 尼女冠等有犯望准道格處分所由州縣官不得擅行決 伊婁埭自是免源損之災 苗晉卿 一十五里即達楊子縣無風水之災歲收利有億並立 請開伊婁河奏

封高平縣男界遷憲部尚書兼左丞肅宗即位拜左相封 皆錄兵馬屯守討襲善算良謀立勝擒敵陛下若行古之 韓國公改侍中冊為太保罷政事永泰元年薨年八十 臣聞古者殷高宗在諒闇之中百官聽於冢字更無事跡 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第進士累進中書舍人天寶中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三 但存文字且一時之事禮不相沿今残寇猶虞日殷萬務 歷七年 配享肅宗廟廷 贈太師諡曰懿獻元載入相以舊思諷有司改諡文貞大 上肅宗辭攝冢牢表 苗骨卿

皇帝宜三日而聽政陛下遵太宗故事則無冢字遵大行 道居喪不言蒼生何依百事皆廢伏讀國家起居注亦於 夷萬國無任悲幸 上皆言臣心唇貌朽加以疾病事有急速虧在須臾凡聖 皇帝遺詔便合聽朝萬姓禺禺不勝大願伏惟陛下知理 國哀視事不輟以為君臨天下難徇常情令遺詔有處分 禮部檢見舊勒恭惟太宗高宗大行皇帝在位之日皆有 國之重順人心之切以義斷思從宜無改令朝臣一命已 不同豈合受詔陛下發哀已五日矣願准遺詔聽政則四

削 通變垂範作則可舉而行又士或墨線時遇金革豈非街 臣以昔者天子居喪之時百官聽於冢宰者蓋君幼小御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三 指景悼生此匹夫守節之常情殊王者嗣續之大計昨二 日陛下於大行皇帝極前即位是承先帝遺顧之言亦 事般情理當然沿革不一今古異同而周武漢文合於 利者大陛下因心純至天地明察伏以報的勞之恩申 代不易之典則知所署不為害所存是適權防微減端 謂義在斷恩且百善之至無加於孝也其有容瘁心絕 上代宗辭攝冢宰表 苗晉卿 九

官之時親選龍媒侍從歸闕孝敬之至傍感人神四海 須達宸聰始成國政百家萬姓及僧道者壽等相顧聚言 痛 以 罔 迎上皇望樓趨馳捧足嗚咽問安既退侍膳皆親及出 見工部侍郎李遵及殿中監李輔國言皇帝於望賢官 抑哀則天下悲幸 臣老且無能愚豈測聖況久無居攝臣不敢奉詔特乞 下遊遺命三日而聽政臣博聽界情不勝懇願伏望割 極之思終身之痛豈計朝夕但以一日之内萬務在中 皇帝奉迎上皇請編史冊表

欽定全唐文 卷三丁三十三 輝區宇考之傳記振古·木聞天地人神孰不慶幸臣請綿 斷曾不再稔掃清奉凶奉迎聖皇不失舊物蒸蒸異異榮 其緒雖復崇名茂績輝映當時而皆曠日持久動數上 致使宗社郡邑盪無復遺未有如陛下神武奮發睿謀獨 心恩深錫類羣臣何幸得覩威美陛下武功冠於干古老 瑜於百王昔夏之有窮少康復其業漢之新恭光武續 朕聞至道雖微不言而化皇天陰陽相叶其鄉信寒暑 史册傳之不朽 對文詞雅麗策 由品即

亚 感感至則神和理內為同修外為異同異之用有味 其義安從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歸極作哲 繁界成湯既聖禹道云七桑尼谷風優動詩人之刺 生成施雲雨而冰潤垂範作訓樹君育人 誰代昭德威德英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所出悉情 俗未融竹明斯要又四時武德制自何君五行文始 德襲號乗時而皇極之道未數謨明之軌尚闕思宏 反站時遺宣父之嫌我國家拯彼頹綱開兹威業朕 以貫之何方而可夫禮以飾情情疏則禮畧樂以 時有澆淳 通

光而不揚其輝詔諸侯成舉之臣實至愚不通大識循 審行不副高求臣聞論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馬百物 對陛下項與三事大夫議于朝以計天下有奇才異行合 隨繁界桑扈谷風之刺三歸八佾之嫌人用僭成一至於 大定功熟業蓋時也速金石斯緬步驟不同時有邊淳 馬孝經曰王者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理天下是以其教 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理所謂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而 大足至 与人长三年 用釋余疑 孔子曰上失其道人散久矣傳曰國家之弊恒必由之 苗晉卿

臣策曰皇極之道未敷謨明之軌尚闕者豈不以采易薨 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故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 極作哲作人一以貫之何方而可者臣間 之義誠考試之端不宰其功俯垂下問實陛下謙德也微 陛 臣 孕虞育夏甄殷陶周革弊移風自前代未有也陛下乃賜 金万 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理洪水天賜 何足以知之制策曰至如視聽貌言恒若時若會極 下嗣守不緒茂昭大德能使百家承式萬邦作人所 相為表裏聖人行道各保其真若人有乖方數必徵 とまう -7 -1-1-1-1 劉歆以為伏羲 調 歸

泉臣以為一 旝 禮器樂以通感感至則神和理内為同修外為異同異之 用有珠其功人俗未融付明斯要者臣聞六經之道同 錯逆政惟協雅理必應於調和考之咎微粲然著矣陛 善於樂董仲舒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才零山林不伐足可使垂景星而降甘露騰休氣而漏** The state of the s 陽澤以著恩慎嚴霜以肅威應隼未擊罻羅不施草 大者在於陰陽學之為德陰之為刑王者承天意以從 樂之用為急孔子曰安上理人其善於禮移風易俗 一以貫之其道久矣制策曰禮以飾情情疏 -苗晋即

삷 内為同禮以修外為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 班氏之書必先完其明徵考其敏博既勞更僕何易盡言 謂也適時之要斯並存馬制策曰四時武德制自何 故務德教而省刑罰陛下修先王之好生存大易之緩 行文始本之誰代昭德威德其辨所尊昭容禮容未詳 敬則不爭二者並行合為一 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三 出悉情以對用釋余疑者臣以為斯並漢主之樂載 項者省图圖去桎梏此則省刑罰之謂也臣聞樂以 敢界而陳之尚未臻其極也臣聞易曰先王以作樂崇 體揖讓而理天下者禮 理 君 怨

次定全事文人是三年三十二 為五行也漢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昭德 奏于高廟馬五行舞者本之周武也秦始皇二十五年更 義也四時武德者漢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而武德 **盛德孝景孝宣之所以尊宗廟昭容禮容者出武德文始** 德 般薦上帝以配祖考古者制宗廟太祝迎神於廟門 五行之舞也謹對 對不即較寄軍獻二毛判 國子監稱胃子不帥教將姨寄之省讓其侵冒 刑章寡之理監固論不已 苗晉卿 又軍旋凱獻俘毛

志之各言豈得承彼凱歌遂責人之不法投諸較寄稍均 未展先王之禮柳營作法但見將軍之令摳衣不聞守道 之律誰為否臧縱暴虎馮河猶期三省豈拔距投石方愈 鼓篋出塞終有解鞍既虧來學之能當令誘進未識出師 擐甲已見伐功靡好成麟之名且許貪狼之意入室雖 上下之庠式奉孤虚之術語茲國序相彼軍容槐市立談 二毛夫子之道未行齊侯之失斯在自可因其零詠令爾 文以經邦武以禦寇開石渠而設教整金鼓以宣威爰施 金ランドスコーラニーコー 有二者執法止而劾之軍司云拔距投石者

東濕之嚴劾以干城恐挫橫行之氣於乎愚戾何異宰予 賞封亭曾祖廣意光禄大夫生益儒為馮翊之表也難犬 次定全唐文·卷三百丘三 苗晋卿 也烈祖履球金州司倉大父昶凉州司法並不緒齊美了 之聲相聞公先祖後徒宅於華山之下今為華州鄭縣人 公諱敬之字敬之昔王季之列乎周號叔之允或謂郭建 深識欲存疎網寧失不經 勒此苦辛宜哀去病握關稱過正合清明執簡彈達稍乖 國命氏百代可知則有燕昭築臺草賢師隗漢祖分邑行 毒州刺史郭公神道碑 上四

高深莫窥聽言而是非不感所在造適不可得其詳也凡 識兼精照明究羣書英聲誇邁於遠近矣初履畿甸縉紳 大邑也各尚其志夫復何言皇考通美原主簿器大孤特 人曰吾居閉而不悶其寂望樂而不貴其厚有道則仕豈 **歷州掾至别駕者三轉府僚遷郎将者五兼團練監牧使** 牵乎禄則居之所以從好利貞亦其自然所以不至大官 歸高將昇臺閣雲霄自遠惜乎才仰餘地命嗟促齡公受 天正性水家高範致用成於私室可試進於公門望形而 殞其名端操履正有恒其德故鄉黨交友以為法度嘗謂 イスフララニョニ 炎定全哲文一美三百二 情必盡所謂愷悌君子人之父母何異乎仁風甘雨被於 其牧守之理皆政聞一方化行于里變俗思義酌物從宜 萬物也故天子聖書慰勉以彰分憂休蹟之聞馬未盡百 各一除吉渭級壽刺史共四州累熟上柱國進階中大夫 君河内向氏配哲生才失賢子令德高佐美慈加訓深鳴 於京師常樂里之私第聞者永懷咨嗟揮涕夫人平原郡 呼哀哉慶可延而靈不祐先窮泉而别華堂天寶十三載 禄可延三毒享年七十八以天寶三年正月十日遺疾終 而節費尚儉用簡鎮靜清可率下寬能安眾舉事皆當祭 苗晋卿

誠稟命平凶除惡遂自御史大夫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奉審謀而舉無遺策非為已力所謂天功帝曰朕嘉爾竭 為二公曰我國家將去否復必反正仗聖威而誰敢不雄 奉天聚陝郊之俘更收洛邑加以蒲坂之下淇水之上推 討逆公之子子儀任總元式誓清大监常山擒敵之後靈 暴廓地二城無虞況師不遷延功皆戰伐豈敢言病必先 金うとろう一大三十五十三 四月二十日合初於京北少陵原禮也項羯虜犯順王師 行此由許國捐驅輸忠奮勇或謂公曰書熟購買莫與 胡聖之初成我六軍前驅效死於是掃秦里之寇復開 크

由東邑裏疑支持禦禦清風知周才美君子不器據州佐 進禄位紆金紫此又殊常之恩也太保公禮畢封樹悲深 代國實賦千戶蓋武定聲偉若茲巍巍者也他日又追贈 藩戎秩軍使砥開直道筆遣流事騏驥長途可遣百轡四 歲月今慶延身後仰兩露而無涯德發生前比金石而不 大臣自由之一大三十三 北州望崇左輔源同代無違德慶延我公仁能濟眾信必 朽永言淑懿實在昭宣無窮之聞光乎刊刻銘曰 公亡祖兵部尚書亡考太保亡此魏國夫人弟姪子孫皆 下平章事俄而改司空換僕射又除司徒兼中書令列爵 苗晉卿 啖助

金少人一人一人大三十三 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徒關中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 名自人傳勒兹銘記表於墓田繼代者未知先德行路 滿屏居年四十七卒 過想遺賢紀實昭懿俾奮億年 何怙何恃痛極悲長少陵原上盡為幽宅何代邱雕誰 松柏司徒所天太保追策哀樂超冠千秋聖澤行由 循良政一人康道之軌度終焉九臧於惟聖善輔訓義 助 春秋統例序

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沒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 於二代孔子傷之日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 其敝故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己盖言唐虞之化 孔子修春秋意以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 次定全害文义 长三百五十三 因時熙陟古語云商變夏周變商春秋變周而公羊子 一末也設教於本其敞且末設教於末敞將奈何武王周 做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儘收儘 莫若忠夫文者忠 斷禮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從宜採亂 行於季世而夏之忠當變而致馬故春秋以權輔用以 啖助

言樂道堯舜之道以擬後聖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 之季以隱公爲始所以拯薄勉善拔周之敞革禮之失也 子謂之春秋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撰為統例三卷以輔 夏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厲雖衰雅未為風速平 精宣畅期於浹治尼父之志庶幾可見疑殆則關以俟 短 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 もととリングショニュ 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予考數三傳舍 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關漏商推得失研 春秋統例自序

生害是夫鞠稚從防邱陵已實處卑執奚有黷拾足于後 長者與行登高向視古之用典決事原心越則謂昏逞而 岳靈開元中進士天寶中累官監察御史 ラニングは、リークランショニュー 王岳変 固合益恭肆目以遊無乃長傲遠有所望問而莫知使曳 集傳通經意馬 王岳靈 對升高判 州斷關論省科失入 解式與長年行因升高不從所視遂杖之式訴

一多分全月文一差三十五三 記過而及杖況尊能制幼刑期就均所罰則可豈宜有訴 練吳門宣尼尚感徹蕃晉壁楚子徒觀若由禮以防非 無形神之謂也窮通有極秀之道也況天之與人其道甚 萬物之貴者人也人惟秀介蟲之智者龜也龜惟神隱括 嗟州議之非當招省司之是詰 腹子無欺於人人有望於子成天下之亹亹豈不率道與 遠不有以也將何遠馬則古凶之祥假子以告變化之象 因子以明欲爰謀稽疑必先蔽昆命宜蠲割誘慕展布心 青龜文

惡之輕重也日之惡不浮於辛量德之休明也昌之德靡 the section of the se 竹帛萬代不泯奚起矛楯俾吾反感於古人孰謂子原天 不如子之長定好熾者鏡也鏡之明而不如子之知銘乎 禮 何異乎曹邱生遇拒季布羊舌肸已虞國僑哉必以剝 地之美達五行之理徒使疏淪深雪仰止蒙求曾莫之校 也何陳氏之母不疾而稱疾魯孫之臣卜僭而告義喪於 及於發子二其行誰不解體矣夫義禮之與也信身之幹 諸吕弄權昭大橫於漢帝帝辛毒痡匪告繇於周武揆 失其徒實繁吾不彈悉考夫演卦繇者著也著之靈而 王岳靈

福晉客九江錫命其可得乎豈不免氓之凿凿熒惑於耳刻漆非村木所願拔鷃裂冠非禽鳥所欲當潛伏齊灣違 金反全是文人表三世五十三 コナ

|--|

大臣自由上一大山山山上月日敬	枯楊生梯賦	蜘蛛賦	羨魚賦	玉丰賦	觀樂器賦	嘉量賦	花萼樓賦	李秋朝宴觀内人馬伎賦	神耆賦
jen									

	對易田請加倍數判	對知名配社判	對頁劍辟咡判	浦盧賦	大連 賦	建木賦	豫章賦	金、ケノ・アンプスニューロ

尋混蒼蒼之正色垂漠漠之輕陰西陸月弦南山風落輕 昱楊國忠之黨國忠領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幕府引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四 以自佐又用為御史督屯戍後官中書舍人元宗西幸國 濃象似倏忽龍蠖集高議之臺連寓直之閣亭亭廣陌異 忠既誅昱亦為亂兵所殺 大門公事し、大門町上日 夕望兮見碧雲之出岑過太液拂上林配藜四施掩映千 宋昱 日暮碧雲合賦 宋星

金岁白月了一大三十五十五 遊帝鄉無心而生自浮洛以徼瑞威化而動乃干吕而呈 考藝尚實進賢受賞必久於其道乃不失其人甲也齒鄉 公子之飛蓋裔裔長空如美人之卷幕遂能不遠仙宅來 而 同君子之出處均至人之行藏故吾僚從政之眼觀此 於汲引觀其所與以德行為先察其所安則文理為後 詠一觞已平已平余未始兮可量者也 對獻賢能書判 所理解日待經三年則以禮賓之 甲歲終致事不獻賢能之書御史糾不能教其

簡可聽 徒授法終以大夫獻書俊龍於君舊史每令於續食成賦 官諒不愆於侯度臺因懵理頗有華於紀律有詞不伐無 欽定全唐文學卷三百五四 涓天寶中 **館以將其意笙歌以勸其從儒者為樂詞宗立志始於司** 縱舉不失選愈曰能賢猶同三年乃賓以旌五物無爽筐 國前王肇俾於計偕將慎薦延之儀遂下崆峒之拜登 源涓 天府貳於史職當由致事之歲則匪論才之時即則守 字關 南道觀察使 宋星 源涓 齊光義]二

光義開元中柳州博士 室置安陵馬因其江以名縣越十三年秋七月勒乃可其 畫圖奉獻伏望宣示中外編諸史冊 江陵郡古紀城東有紫氣成雲中有一人衣白衣栗雲氣 向上其時安南招討使康令謙及同行軍將等同見臣謹 大唐開元十二年冬十月刺史趙程奏割柳縣北之二 齊光義 安陵縣石記 上雲氣圖奏

游代歷北朝年逾千祀自楚都而析壤時有買遷因桂水 疑之西禹貢别於荆州此其南郡項王封於義帝尉二上 奏若乃考傳驗圖辨方經野天文當異軫之分地理在衡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古 典禮尚父專征遷汶陽之兩派分秘書之第二光赫丕業 土地職方氏所以掌封畿萬物由與而得宜羣靈仰與八 而為名不恒其與八皇運勃與造有區夏大司徒所以知 其政朝議大夫守别駕上柱國崔公無該博陵人也伯夷 甸屬城或過於百里故可分其域而辨其官施其職而平 元澤既漫為生阜成此邦之人既無而富下邑頗逾於四 齊光義 ----

隱示軌儀道變齊魯人知俎豆其施化與二仁而怨其與 圖 浮食而田畴自無末遊而库塾報業公覽其頹弊永歎良 師 啟迪後人荷清茂之關 與陳藝極而程課斯辨誠德旣敷刑章具舉然後宏 禮樂以由其躬忠信以開於物承海汗取屏星州將出 任歸别乗而吳輕楚險慓悍其風侮吏強宗奸悖於理 正其法以肅違清其身而勵下若到家戶貪從威令自 綱目三年于茲由與一 字一於路衢義讓行於隴畝雖居刺史之半己專邦關二於路衢義讓行於隴畝雖居刺史之半己專邦 孕文明之秀宏中律度博藝周 之教確乎無拔明科禁而姦盗 加

事乃從闕一 | 若 | 貽 | 字闕字闕 餘信合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十四 那處遷苗樂前代之風森殊向之節資忠履義學禮聞詩 國之功恭惟容謨首闕 爰得兹山是稱爽豈自初家 水而逾清稟西霜而自肅昔晉陽為禮厥趾攸高手足 枳棘以仍留刷 一延於化族國家既旌善之貸削 孰副天獎任其穀貨我則司存賢謂功曹猶當議 字關 四關於思慮挾闕三仍因 履郊甸開 字一風而未遠從事不撓當官而行澄 **險難** 第 興建判官周十奉古殷墟誕 齊光義 他所義於關三地亦無 十字經始模 京陵鳩發 字闕 之思井事 吗 字闕十 而考

盡神 都 衢 一關 綠 出 街 洞庭兼其間開之眾積以膏腴之壤萬類所產寧獨 四姓名家豈惟吳國信一 竹之詩產靈無泯賢材經世 于二公而費量定村 北羊 十相望氣雄南極勢與三 教以從學建倉廩解二交易有無解字星羅以基 五闕字二 字闕 山之西 平 而 校功徒於關二院以志勞人多競勘陳版 字闕 鄰莫聞於協 其川陸襟帶南馳北走旌引炎徼 字闕 湘之中一邑之凑也先是 令南平縣丞向 於是立社稷置膠库令 比疆屡移於彼此及創 濫 字闕 <u>E</u>, 途鬱遙俟三年之 激 五闕 字十 奥 豹 連 築 聞

述無聞故託於石時縣丞文林郎鄭侯闕一 尉文林郎段 縣令王思謹吉州永新縣令曹節封州開建縣局趙辨令 飲定全唐文·《卷三百五七四·齊光義 規模宏遠輔軒升開驟徹於上積翰所高關十圖其法述 融未達且思都官之曹相與聚族而謀曰昔此未縣同夫 録事李遂良與曹祐等並權幹梗楠曜 陽一江夢舒逸關 野盧首陽一崔公草創之関五為理界務咸熙惠如優暢 於區外薄浩氣於湘江或相如罷歸舊是文園之令或符 者所以者其言豈名冠囊蹤業高前代使千載之下所 宜都之拳無化督郵之石知遠前梧州戎域 Ē.

屬王莽東政歸臥長安唯行三徑老而不起曾祖助會稽 之遷則亦龜組聯徽熊幡並拜速我高祖詞之臨兖州也 苗裔守業重侯累相有若來葉到弋陽之徙大族致杜 太守祖冕司徒公或良二千石或敬數五教並立名當公 元動倉曹許嗣一 左傅載凡蔣那茅非祭周公之允則蔣氏系業可知封上 日已卯豎此郴州安陵縣石記 思為漢東之國後以吞削楚實盡之而子孫散於郡 後漢山亭鄉侯縣澄碑 開元十五年歲在丁卯七月辛未朔九 縣

韓澄字少明貽慶不構降生靈哲懷忠國之志立全家之 讒慝忠烈是極鬼怨神怒妖無充塞帝以覺悟覆羌路之 羌路所踏延以非罪泣血枕戈誓將響復時童謠曰君用 蹤雖滅跡江湖而克雪冤恥大將軍初遘禍薨也為司隸 功業不遂所生九子悉從降徙公即大將軍之第九子也 次定全 哲文 · 长三百五十四 齊光義 族馬諸子各於所居之處受封故以山亭鄉侯遂家於此 其必復也自憑於我裔其大門也不待於他宗泊三方鼎 垂裕後足父橫大將軍沒道侯服大勛於王室遭遇讒慝 分楚材晉用各爲佐命位在訂謨所以降延代之休所以

ヨラミノコーラニニエ 亭鄉侯可謂公孫之子有後於魯敬仲之裔復為正卿乎 馬用心惟微允報羣藝立身之道適意為先故留名道學 就土壤以為高因泉源而養正芝朮未効形解告薨享年 之風有延陵退耕之地其俗質其氣蘇吾何以增之乃崇 垂不朽之稱由是體江山之便圖土物之宜有泰伯克讓 問極以速形消取彼讒人感於天罰孝者德之本又何加 七十有一與夫人司馬氏葬於封内之都山順也公所懷 埔築室於周山之陽將老於此馮嚴阜之固無郛郭之勞 傳存其事也故城舊廟猶遵餘祀嗣子丹陽太守休襲山

言遠從播點雖清明昭洗而舊位不瞬以誣威德豈其若 於實鋒無遺德矣司農學之盡力王室克著休熟遭彼敗 兹所今之後嗣夾湖千室秀異於是乎出禮樂於是乎生 是山亭竄跡之初也非求形勝取致蕃陽後以就封始有 惟靈天其與善矣裔孫監察御史晁即司農第三子所志 節義成風而衣冠繼武雖克修代德乃謀孫之貼亦地産 我族之熾有如斯也及將軍元遜列於陳史尚書孝儼見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四 齊光義 素懷光 七 承奉之地熙纍之墓莫辨新獨之所故以聚宗黨飾餘蹤 之心厝懷自遠痛夫艱難在目邱隴云平茫茫之迹永迷

沈銘裔孫涉難今來一經用建碑碣載飾松坰其無幾乎爰分我祖始自山亭瞻望代祀倏忽干龄山門失記荒隧 以知之文曰 懷光開元時人 刻珉石示來喬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不然子孫何 昭明之跡古而彌清令聞之響幽而重聆吁嗟兮壟掛永 兮青青 袁懷光 通元觀銅鐘銘

龍掘千釣而駐迴花開明月街五音而照空威警三天聲 ~ 錢嘉會 道力無時盡水吟仙府警羣生 陰縣通元觀道士繆行崇等煉界寶以成神鐘其火朵盤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古 備乃記銘云 元元聖眾鍊珍精鑄出神鐘響玉京香臺曙擊蓮花月華 搏八極員淵偶韻夜息焚燒紫府聆音畫飛具氣鴻因嚴 唐開元十五年單關歲純陽月再旬有三日辛卯常州江 **真宵懸福德聲音飛碧落回真獨韻度蓬萊噴水鯨恒以** 王從敬光 鐵嘉會

皇帝配 皆於南郊報祭中間寢廢有虧祀典准孝經宗祀文王於 准月令及九月令農功畢大享五帝於明堂貞觀及神龍 從敬開元末官司熟員外郎 明堂以配上帝請每年九月於南郊雪壇行享禮以睿宗 嘉會開元十五年太常博士 王從敬 客宗配九月零壇享禮議 授李彭年等中書舍人制

墀可依前件 稱詳密畫省彌綸允推精練俾選掌於編結成列侍於軒 職著軍州之郊任惟執憲寄以佐邊此焉擇才付聞成績 士林楨幹文苑英是並綜聚前言閉習政事瑣聞駁正旣 粉宣議即行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河西節度採訪處置 可監察御史 判官陳山慶植性方雅從事公勤評刑有欽恤之名攝 下朝請大夫守給事中李彭年等器業宏深風規題秀 授陳山慶監察御史制 三色人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古 萬象神可以測來智可以藏往辨底品於奇功握羣形於 其惟伏羲索四營之妙理究三才之大規乃畫八卦以家 遺內供奉出為果州同州刺史累遷御史大夫大悉六年括字叔弓河中河東人鄉貢進士又應制登科再遷右拾 尚冥蒙而未知既不辨其兩偶孰能察其三奇爰有皇聖 太古之氣是生兩儀浩然莫測淵乎勿為雖混沌之已判 敬 括 **事**與 日本书 掛拍

名為大易之門戶極天下之至精離以象日異以為風旣 貞舍千變之象類萬物之情起潛龍以設位立北馬而 誠自然之妙理亦變化之神功爾其震位生木坎方生水 指掌使六位之恒存乃百王之是仰故乾以至健坤以 推修木於干尋泪長波於萬里和眾額而成響寫奉举而 明照於天下復扇動於虚空凡有象而皆見無幽而不通 **飲定全害文人长三百五十**四 時則有兌取於金艮乃為止既兼山而立卦亦麗澤 其精微之理物欲象而斯來窮則變而無已信可決疑 軌表三索於永終瞻萬物於資始莫究其探蹟之妙 散括

使人不倦賢哲好之以洗心愚夫觀之以革面則知卦之 混殊途而同歸 為道其亦至微妙不可測理不可違旣設爻以盡數亦 極數之理全鉤深孰云乎筮短藏密彌彰於德圓再三則 神著之用兮誠稟靈於自然惟神也適變之義至惟用 拾我而懼賣五十以學由我而樂天禁之而雖隱必索 而知幾天地由其開闢陰陽由其發揮總百慮而 誤訓人軌物必定志以先占乃端著而後揲以通其變 神著賦以天生出一一而同歸谁常此士 為神作文 韻物 用 也

彼盆人擇乎上春韞之而必致其用禁之而爰動其神感 我生之進退知微知章而可期何思何慮而或昧於是命 神之照將欲觀貞諒無與京乾道變化而悟神明幽贊而 以洗心遂通端策之志執之指掌空嗤握栗之倫禮事其 分葵對覆青雲以表奇伏元龜而克配佐爾筮之貞吉觀 生原始要終思盡性於大行知來數往翼明象於小成非 儀易贊其妙探彼幽贖觀其祕要皆多假爾之能必叶窮 保之而其静愈專易之重者胡可比馬原夫質稟精純叢 炎 定全 書文 卷三百五四 無以昭效法之道非我無以稽作易之情於以致百處 战括 王

寧且提攜而成列有感應而協靈滋而後數布之而可辨 於以類萬物象四時四十九數而有常推三十三百六旬 夫何至德之極兮越五帝而作君羌柔遠以服外廓寓縣 紅蘭之見鋤鄙白茅之籍用則知夫者之可貴也無類安 生而成象審之而必形何一卉之時育配十朋之天縱恥 而同文若乃寅奉上天畴谷亮采道備淳白朝無闕殆由 能而共之哉 タイノン ジョラニュー 不拂惟著之用惟神是聽運不窮而或變通其志而遂 季秋朝宴觀内人馬伎賦場蹈属為韻 發

是修樂以省風慮未善而將改高樓隱映廣場肅潔冠劍 降之趟悍乍迴旋以抑揚實欽曜目羅衣沐香乍倏忽以 金奏玉勒齊習瑪弓并殼鴻騫龍有却獲暑以聽騰左旋 惟序奉天子之風儀笙鏞以和得先王之制節壽觴既已 變態亦終然而九藏徒觀其匪疾匪徐以舞以蹈旋中規 薰麗色比桃花競發應繁鼓以頓挫歷層臺而超越何登 钦定全哲文人卷三百五四 而六轡沃若動合節而萬人鼓謀日既速昏聖心攸憩斯 抽突約練而馳關沛艾多狀騙題不歇香汗與挂條爭 樂斯関然後罷朝宴百僚與者蓋於是旁分美人下徹 敬括

苑呈瑞則芝草仙花彼成小與文景又安足以道邪美夫 棟下宇将以信景鄉於是建百堵之崇墉起九重之層閣 上鬱律兮中窈窕蜜煌煌兮神漠漠形直舉而孤標勢将 北荒於窮髮西極於流沙故得殊方效样則黃銀紫玉禁 大哉神武四三皇而作主赫好勲華一六合而為家莫不 見終朝於鄭衞 帝皇所以因壯觀而戒逸遂居安而若厲豈淫樂以感人 人有作庶品成者以為不壯不題無以彰至草是以上 花萼樓賦以花萼樓默

欲居北辰而觀萬國鄉南面而朝諸侯豈徒爰居爰處以 初浮皇帝乃被法服登茲樓羅終仗駐鳴賜開繡戶之銀 望於桂嚴金勝過開遂與名於花萼懿哉鴻紛以光龍夫 壁晶晃而月素直以遐路近對東郭之門周以綠垣遙接 飛而不却俯蘭叢之長坂對旗亭之延郭靈與屢降豈寫 遨以遊而已哉逸遊凌雲崇崇作固虹梁幽蟉而霞施皓 鎖卷珠簾之玉鉤冠葢穆然而仰敬睟容端拱而倚旅將 何佳氣之薪索泊夫冰開御溝春滿皇州青氣始緊旭日 次年年 生人 长三百五十四 林之樹流雲衛牖而中斷飛鳥拂簷而斜度實育之捷 敬括

金り合人こうまった 儀之秩扶皇帝乃臻夫此樓也若其旁倚鳳城却瞻龍首 市幕夥以分布車徒紛以相縣奉常陳百戲之樂大官進 千鐘之酒巍巍天子南面山壽德洽蒼生樂乎大有别有 作解乾坤得一澤布三春歡逢五日陳簪笏之濟濟雅成 猶 野胎而不能瞬揚馬之才斯侍從而為之賦若乃雷雨 即之高鑒其夫鴻鷺而爲旧 竹懷明君兮變芳序思入仕以盡忠恨良時而誰與儻仙 失路營營棲遲此情時哉未遇命也難并參歲賦今徒延 嘉量賦以金錫無

成止其儀可觀堅外可程虚中受益功格於衡鏡實同乎 由此言旃不其至然外乎則縣好乃旁穿既因物以進退 其方能立矩卑莫可踰出入罔條包含式乎徇公城私乃 不謹則詐偽生端無方則羨溢為耗職是司者胡顏相冒 次足上与と一、最三年五十日 主錫以分多少寧患乎不均以立信仁抑行之無 数然美 於子穀之數酌憲於黃鍾之音蓋取諸象爰範於金亦既 作之嘉量其義惟深嘉者以善為節量者用平其心窮微 而相符且器守乎謙人惟厥操人非器罔主器非人奚導 為而勿有納新吐故亦用當其無理將神而共契跡與道 敬括 上四

酒聚不挹山有谷而牛馬空量然而當春秋分之期為畫輸而有方常平由是以實大國因之用強豈比天有斗而何先何後洎乎職與都尉計起宏羊治平雜而作典布均 誠 金ヶと月うのオニーユーロ 亦『 有司 可美而可尚願斯馬而取馬異乎大小區分高卑奇偶 至之時於以較矣於以用之實萬人之所欲敢望聞於 增撮而就合卒聚升而成斗隨求而獲進獲退順動 與時而想遷施於政而四方仰則毗乎理而百代猶

貞之雅篇是瞻是賞必誠必信遊方有日同季礼之來觀 遊止非禮不履於以觀馬惟樂之先去爛漫之淫視詠清 器物崇百王之經教命伶倫使調準徵變龍使典效於以 別懸置之次左右分文武之行節柷敔以鼓動流憂擊以 異象金石殊光宫商節其聲韻絲竹分其短長錯龜龍以 為飾會雲霞而作章垂鍾左以清布農瑟穆以高張堂庭 入廟以時類孔宣之每問觀其有典有則為紀為網土木 明明國章禮樂其康掌在宗伯司乎太常所以納九土之 抑揚遠而瞻則金石絲竹雜之而殊狀俯而察則東西南 故括

音博此革之器也學陽之桐孤生荆山之玉秀出是鍊是 然以盈目蓋難得而縷名且夫領功乃作樂因樂乃造器 断為琴為瑟其氣清其音密此木之器也皆能協六律暢 其氣混其音吹此土之器也及夫汶陽之條入用曲沃之 樂威而德崇器存而樂備樂為和物之所器乃積聲之地 收犬羊之皮取虎豹之鄰為鼗為路是模是度其氣勃其 多元全建文、老三百五十四 八聲合天地交神明調風雨以順序布陰陽以元亨既桑 北懸之而異方乃旣埏埴為之墳篪貌有古象制無新規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五古 擊刁漢營進級趙幄議其遠邇曾是悠邈特達垂名切磋 表義蘊石而山谷增輝握樞而春秋定位秘以重璞攻以 終援翰而翹思 良工就琢刻則為璋合而成毀口應吐納柄隨把握有異 物平施運之則含照自閒燕石旣分楚主未剝平準獻度 他山中虚有待旁達無閒內倍殊壁外圓若環用之則稱 王以至寶見珍斗以至平為器聚主合而成量坐瑜瑕以 以觀器者思述其由聽聲者願歌其事伊小人之不敏 玉斗賦以他山之玉琢 敬括 夫

響松之則含宏守道光照麻以如虹價連城而無考豈徒 五后無當冰壺見果而已是以在天成象在物可師立身 仁而靡他爾以至公秉舜我以不貪為寶扣之則清越 亞夫按劍張良獻玉雖碎斗以稜威終拔山而取辱比德 起陸楚塞瞻烏秦原逐鹿羽輕灞上之敵漢厄鴻門之酷 有成炯光月皎洞澈冰清揣摩律度比較權衡法帝車之 溫潤無匹應用而盈虚有時當為國器藏諸有司若暴 何邀功則多偷服惟允關石用和旣執契而不遠諒 如軒如輕較嘉量之趾不縮不盈至若劉項爭帝龍蛇

卑事非其人猶不可力行特取豈容易哉因貽賦云 南有澗兮是是其流北有人兮温温寡侔涉春水兮以遨 火モとはて、北西町上 遊羨嘉魚兮載沈載浮且人以功為志魚以水為利 之所執吾何以則而象之 至止人鮮力微網則虚設遂無所獲願莫我從且漁者 正月旬有八日李崔二侯命余於邑之南澗以求魚也 則其事易成水深則其魚易致況我網孔張我心匪臧 無及則魚以退遁魚已遁而人猶未忘亦何異驅倚市 羨魚賦有序 散括 E

者就戰俾善駕者持航雖終朝而筋骨之勞備盡徒悉力 金に入ったうしままでヨーロ 得地於中因而致功委曲面實迴環接空跪長絲於柔 拖纖網於輕躬妙技將臨愛南軒之上月清心欲就愁 而尺寸之功不揚振振者李胡為乎至此平陸不可以行 挺自然之巧當多端之思託玉堂以謀生當金總而得 屠之嚼何益臨川之羨空迴歸哉歸哉 干將不可以補優歸止歸止振振者崔胡爲乎忽來過 爾嚇蛸樂居開邃不資毛羽以為力不假暉光以為始 蜘蛛賦

繁紫而見繁此粉蝶兮亦相相而就拘則知緊線被者信 綠錦屏而遠近相屬爾其軋軋務生運動多情窈窕前 功之多塗固仁智而同毒且驗以張弛效其紫行疏而 級成至如河漢住人濮陽美婦蜀江新製素樓妙手將 披如留罟果思之結出迫而察嬋娟是聖似綾統綺穀之 戶之生風始裔裔而將盡幾縣縣而不窮是經是構旣 有作調校之勢逶迤下退無聞震躡之聲遠而瞻籠絡紛 既弱或連延於壁隅時蒙羅於楹曲雜花幌而左右交引 細而勿逾貼飛花則亂錦露皓露則垂珠彼蒼蠅兮則 妝括

柔得乎剛則變化無方故能令老者以安分使衰者而再 舟即松石之堪保奚名利之足求子徒羈牽於代網期遠 此之由應塞而止從波而流四皓可以投契五湖可以泛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古 害而能無少憂 於弋繳彼守道者尚然況履危而可作既而倚伏無次職 而自全隼之捷兮高其巢而取樂龍竟入於炮臨隼終嬰 痛凝脂分若爾犯一面而得乎雖復龍之神兮深其穴 其罪囚羑里者又匪其辜韓非所以飲恨伍子所以捐 枯楊生稱賦耀為韻光

於青翠高柯偃蹇漸變於者黃豈比夫顛木貴树壞材種 觀其枝葉滋潤色帶韶光發枯槁揮毫芒直幹森梢欲浮 靄而疑耀书非懷盡狀雖死而猶生忽應鳴禽類先號 良而已哉至如和風稍吹遲日久照淡清烟而暴歷合晚 芳不然爻之均奚獨殊其棟撓木之眾奚獨舉其枯楊徒 翰林墨客懿此惟新親物生與與時為春在陽當榮於枯 後笑是知心動於內氣變於形以類相感因時則冥或叢 木理代實資於哲人遂稽大道將期小伸相長楊以體 生落落或孤峙亭亭映平林而迥秀倚長空而半青爰有 文旨 而

一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古 鬱四氣焰三光矗縮雲聳離披翼張一擢而其秀領發七 希百中於茲辰 吳會之關點彭蠡而烟垂泊滄浪而吹發清輝豔豔朝運 東南一方淮海惟揚爰有喬木是名豫章根坎窗等天綱 亂傾紺葉煙綠朱華日明掩冥靈之光價奪若木之芳紫 再不暇植蔓不及紫總此眾美疇之與京其下則啼飛猛 陽臺之雲翠影亭亭夕皓巫山之月爾其孤幹直指交並 年而其村莫當懿夫倚荆衡連楚越迴合湘沅之浦芬敷 豫章賦

俳 良驥為鹽車之伏谷松為山苗所映以曼倩而等侏儒的 所忽吾亦為之心憂借如將趙括於上軍秩長卿於下令 也直空懷寶以自棄諒斤斧之未識日者龍官是構鵲觀 云修罄山材之木應榱桷之求何獨不見千金而留為媒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十四 其顛動盈百千嗟乎不困不輪有典有則其陰也廣其材 陸鴻漸谷陽遷孔翠曳曳驚鵠翩翩異野日聲聞天果集 逐暴武突兀鹿麋爪牙鉤拏盤遊其下蓋難勝數其上則 也闕爲出處也幽爲爾不任大爲賢而致尤今叢木之 優而輕雅正雖物情之共爾故君子之攸病向若原君 敬括

當徒植天池畔終冀成君桃李陰 過雷電遺雲烟倚白日摩青天靡蟠桃於度索之上毫若 廣都有建木馬大五千圍生不知始高八千尺仰不見顛 宙 木於滄海之邊斯未足奇者天收寸雲日在午位明白宇 庭梧不能獨秀已矣夫用之則哲抑之則沈隨取舍之攸 何棟梁之所任梓匠之瞻望靡及江潭之歲月空深能 林池充君之苑囿膏澤既沐鴻体亦覆門柳不可齊華 光皎燭祕枝枝攢太虚外青葉葉積元氣間翠無一 建木賦

玲瓏帝或自天而降天寧假羽翼帝或自地而還地不乗 前後玉童潤獨露題祥風五雲翼之而是聖八景合之而 - 5 m / 21 m - 5 m/ m/ m/11-11-11-19 聞之或不信境之絕信之或不往往之或不到智之劣自 虚空以我有飛陸之力以我有太階之功必我之由忽乎 有以廣都為帝王之宅以建木為台階之臣自謂未達 '影落之於地故自當玉京之要得天下之中左右仙翁 通如此見其真牢之意生巨材而不易上帝之心寄巨 而亦深不然奚至是哉俗人生代重疊詭誦其或不聞 天付洞微神與明哲樹杳杳而何在身紛紛而已滅士 微括 1

慕斯人琴縣雲霄徘徊風塵若巨材之一見希謁帝之有 金片全厚文一卷三年五十四 枝圆其葉亂階前之莫爽跗綠縟夢革茸狀中浦之芙蓉 人有挈瓶之滋君旣加我以惠好我亦報君以養雜弱其 終奉恩於此鄉違性何若主人有勿翦之怙奉恩何其主 蔽带珍樹森森綺堂庇根天壤擢秀春光雖遠性於舊國 有實雖漏於貢納有陸足延乎憩止此木也誠則不材必 既因其理又憐其美懷香則十步必聞舍笑則千金可市 因 木蓮賦

究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見員么曆之異族能教誨而 初其穿土取彼桑蟲員以峭飛之勢真諸蝸舍之中以氣 所畜非類如能肖貌便若假寐因蠕動而稍分與胎教而 相感以類相通笑鄧攸之輩無兒絕其天性若何晏之為 知變大釣所播各異稟而殊方二氣相生遂改形而革面 姑樹其桃李 假子養在公官薨薨鼓翅咽咽傳意本乃與吾同物孰云 齊致薑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諒末同而本異 蒲盧賦以数以他蟲 **没** 舌 變

股戰弄清風而翅輕漸能羽化永别政行具體皆遷雖似 通於應變無心而守留不知其改更連拳未已奮迅復止 本質亦匪殊安遇穴入易逢花去遲見其類而却為非 嗟乎俱為化育別感生成已改其狀復移其情躡糞土而 欽定全唐文 卷三百五十四 化形如蝶旣以忘於神遷委說若蟬信難窮於天理雖離 其支而翻訝何支眾彙皆同告不非兮今不是含生無 兮循知適變矧伊人兮不能胥效於戲其形稍别其類 彼一時兮此一時然則聖人舉以立言指而垂教謂微 我自然莫知所以舉蝗娘之臂而動振莎雞之羽乃起

次定全害文 <u>长三百五七四</u> 靡他照然而方隨氣母蠢願而共稟天和吾徵夫蜾贏之 語彼過庭此迷禮訓或非為當仍訴何為 斯張心的滯於童家氣先加於長者件之內則斯闕義方 父子異論應對殊旨或有不敬必遺其責員劍者甲莫履 與螟蛉也見品物而居多 乎禮爰辟明而有韶宜掩口而斯答何乃良袂未引哆口 對頁劍碎咡判 未對 甲員劍辟咡受詔者不掩口或告失儀曰唯而 故括

聿將配乎縣社俾善政彰聞下人悅勸伊可韙也何其糾 駿馬雖死猶聞市骨秋蘭縱敗罔或損香詢許乃甲名器 之宜高孔氏之言無取使司之見 惟良者守克的於賢仰之彌高未經旌其間卷思而不見 無 瑕稟諸葛之美秀幼敏足稱 報子然之材能早代何速 對知名配社判 易田請加倍數 甲知名早卒郡守配食縣社糾不法日恨不及

易再易禮誠舉以加饒近郊遠郊義或隨其眾寡枝醉不 勞役異等廣狹殊制易固有數授惟從宜爾乙於何伊田 已甚所未然 因而上請冀以曲從但務居城之嫌其原負郭之貴且 是職衣夫撥襫徒思敏以四支關彼萊蕪難望曹其五穀 三易以上 乙受易田請加數倍所由以非寬鄉不給訴云 火 ź